



六角丛书  
LIUJIAO CONGSHU

易中天教授特别推荐

中外名著榜中榜（第九辑）

#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 猎人笔记

[俄] 屠格涅夫 / 著 力冈 /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 / 著 力冈 /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人笔记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力冈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 8

(中外名著榜中榜·第9辑)

ISBN 978-7-80206-436-2

I. 猎… II. ①屠…②力… III. 中篇小说 — 俄罗斯 — 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8209号

### 中外名著榜中榜(第九辑)

#### 猎人笔记

---

原著: [俄] 屠格涅夫

译者: 力冈

---

责任编辑: 温梦

策划: 杨奎

封面设计: 王东

版式设计: 王东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骑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话: 010-67078234(咨询), 67078235(邮购)

传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本: 720×1010mm 1/16

字数: 1830千字 印张: 139.5

版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06-436-2

---

总定价: 83.50元(全1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本书图文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公开发表。

## 推荐序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中外名著榜中榜》的书目寄给了我。看到这些书目，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中学时代。

1959年，我读完小学，考上初中。这在今日，实属平常，但在当时，还真算回事儿。家里人认为，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身份变了，待遇也随之改变。印象深刻的有三条：一是有了早餐费，可以到街上“自主择食”（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二是可以使用钢笔（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连环画）。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在开学前的暑假中，我一口气读了许多“大人书”。

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借书有“近水楼台”之便，每天下班，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我也就一通狼吞虎咽，看完再让母亲去借。读些什么，早已记不清了，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半懂不懂，囫囵吞枣。现在回忆起来，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竟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如果还有什么，那就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了。这些书，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也是《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格列佛游记》等等。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探案或探险）性质的书呢？我想，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初中，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中外名著的作用，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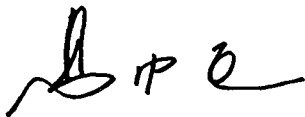
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个时期，读到什么并不重要，读懂多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读，是想读，是读个没完。

有了这份好奇心，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而有了这份冲动，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进入高中以后，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当然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至于中国文学名著，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我很晚才读《红楼梦》（这与时代有关），但我认为：《红楼梦》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

说这些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提到的那些书，也未必人人必读，不过举例说明而已。

在我看来，读书是一件“谋心”的事。归根结底，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心智得到开启，精神得到寄托，情操得到陶冶。因此，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也因此，我不主张什么“青年必读书”。在我看来，书只有“可读”，没有“必读”（做研究除外），所以只能“推荐”，不能“要求”。我作此推荐，因为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所选，大多都值得推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这可真是功德无量！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虽然家境尚好，却也买不起许多书。每次逛书店，往往乘兴而去，惆怅而归。我们知道，名著，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名著，也不该束之高阁，让人仰望，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平民化”，让“旧时王谢堂前燕”，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



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

## 译本序

屠格涅夫 1818 年出生在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童年时代在家中接受家庭教育。1827 年全家迁居莫斯科。他 15 岁考入莫斯科大学，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在大学时代，屠格涅夫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838 年春屠格涅夫出国去柏林大学学习，1841 年回国。1843 年屠格涅夫发表叙事长诗《巴拉莎》，很快获得别林斯基的好评。这件事决定了屠格涅夫的命运。

屠格涅夫是 19 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特写集《猎人笔记》（1847—1852）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使他获得作家的声誉。同期，他还创作了《食客》（1848）、《村居一月》（1850）等一些戏剧。19 世纪 50 年代，屠格涅夫写了一系列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中篇和长篇小说，其中《罗亭》是屠格涅夫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贵族之家》则给他带来第一流作家的声望。19 世纪 60 年代，创作出刻画“新人”形象的两部长篇《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19 世纪 70 年代上半期，定居巴黎的屠格涅夫发表了几部中篇小说《草原上的李尔王》、《春潮》、《普宁和巴布宁》。1877 年他发表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反映了 19 世纪 70 年代展开的俄国民粹派运动。

这里选介的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猎人笔记》。1846 年底，屠格涅夫把一篇特写《霍尔和卡里内奇》交给《现代人》杂志编辑部。1847 年《现代人》杂志第一期刊载了《霍尔和卡里内奇》，编者还在标题下加上了一个副标题“选自《猎人笔记》”。这篇特写立刻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获得了巨大成功。以后屠格涅夫继续为《现代人》杂志写“猎人笔记”。从 1847 年到 1852 年，他陆续写了 22 篇，并由《现代

人》杂志编辑部冠以《猎人笔记》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1880年，出版时又增加了3篇新作，这样，《猎人笔记》总共由25篇特写组成。

《猎人笔记》以反映农村生活的新角度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给文学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猎人笔记》的角度之所以新，就在于屠格涅夫在描写农民不幸命运的同时，以更多的笔墨着意表现了他们卓越的才干、美好的精神世界和高尚的道德力量，赞美了他们纯洁、善良的天性。《霍尔和卡里内奇》中的两个农民霍尔和卡里内奇就是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典型。霍尔精明能干，讲究实际，善于营生；他住在树林的沼地里，可以远一点避开地主老爷的耳目；他埋头苦干，靠自己的力量盖起了一幢木房子，生养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小霍尔，操持起了一个人丁兴旺、驯服和睦的大家庭，还积攒了一些钱财；他虽是一个农奴，但表现出惊人的独立性，具有驾驭生活的意志和力量。而卡里内奇则是个理想家、浪漫主义者，他没有家小和家业，无牵无挂，日子过得马虎但满意；他热爱大自然，性情也像大自然一样淳朴和充满诗意；他多才多艺。卡里内奇的形象显示了普通农民淳朴、憨厚、真挚、善良的心灵。《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也是一个卡里内奇式的人物，他是大自然的宠儿，是农民哲学家；他一走进森林就忘记了一切，他模仿鹤鹑的叫声，接唱云雀的歌儿，与林中百鸟呼应，全身心都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他善于思考，说出的话富于哲理；他慈祥、善良，然而不被人理解，人们把他视为“疯子”。屠格涅夫通过卡西扬这个人物赞美了俄罗斯农民的淳朴、善良和美好的本性。在《歌手》中屠格涅夫描绘了一个天才的农民歌手雅什卡，他的歌声“像有裂罅似的，带有轻巧的碎裂声和叮当声；开头甚至有痛苦的意味儿；但是其中又有真挚而深沉的爱恋，又有青春气息，有活力，有甜蜜，又有一种令人销魂的悲怆意味儿。一个俄罗斯人的真挚而热烈的灵魂在歌声中回响着，呼吸着，紧紧抓住你的心，也直接抓着他那俄罗斯人的心弦”。《活骷髅》中的露凯丽娅原来是仆人中的美人，能歌善舞，后来因患病变成一具“活骷髅”，但她并不怨天尤人；她没有什么个人要求，却念念不忘农民的利益，她只希望把农民的租税减轻些。《幽会》中的阿库丽娜虽被

负心汉抛弃，但她对于爱情的真诚追求使人深深感动。这些动人的农家少女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农民高尚、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猎人笔记》中，与农民相对照，屠格涅夫还描写了各种类型的地主。《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中写了一个专横残暴的大地主。《总管》中的宾诺奇金则是个表面温和善良，实际心毒手狠的人物。这些地主有的凶残暴戾，有的贪婪狡诈，有的无耻放荡，有的伪善阴险。尽管他们声势显赫，但无一不愚蠢、卑劣和空虚。可是这些腐朽、反动的人物却占据着高位，奴役欺压那些无论是才干方面还是道德方面都要比他们高得多的农民。屠格涅夫把这些地主与农民对照起来加以描写，其中分明包含有极大的讽刺性和揭露性。

《猎人笔记》充分显示屠格涅夫是一位描写俄罗斯风景的卓越大师。翻开《猎人笔记》，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大自然带着绚丽的色彩和扑鼻的芳香展现在我们面前。《别任草地》向我们展现了七月的早晨、灿烂的霞光、明亮的太阳、闪烁的群星。书中最后一篇《树林和草原》更是一幅广阔的、充满朝气的风景画，它生动地表现出变幻着的大自然景色、天空、树林和草原，令人产生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猎人笔记》以进步的思想内容、动人的艺术力量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得到俄罗斯进步舆论界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猎人笔记》在屠格涅夫的全部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作家的成名之作，而且它的问世也标志着屠格涅夫的创作个性的形成和他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开端。

王燕 张光生



[ 目录 ]

- 霍尔和卡里内奇 / 1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 13  
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 / 24  
别任草地 / 41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 / 61  
总管 / 80  
孤狼 / 94  
歌手 / 102  
幽会 / 118  
契尔托普哈诺夫和聂道漂斯金 / 127  
活骷髅 / 145  
树林与草原 / 158

## 霍尔和卡里内奇<sup>①</sup>

谁要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大概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明显差别感到惊讶。奥廖尔省农人的个头儿不高，身子佝偻着，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住的是很不像样的山杨木小屋，要服劳役，不做买卖，吃得很不好，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省代役租农人住的是宽敞的松木房屋，身材高大，脸上又干净又白皙，流露着一副又大胆又快活的神气，常常做奶油和松焦油买卖，逢年过节还要穿起长筒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通常四周都是耕地，附近有冲沟，冲沟总是变为脏水塘。除了少许可怜巴巴的爆竹柳和两三棵细细的白桦树以外，周围一俄里之内看不到一棵树；房屋一座挨着一座，屋顶盖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就不一样，四周大都是树林；房屋排列不那么拥挤，也比较整齐，屋顶盖的是木板；大门关得紧紧的，后院的篱笆不散乱，也不东倒西歪，不欢迎任何过路的猪来访……对一个猎者来说，卡卢加省也要好些。在奥廖尔省，所剩无几的树林和丛莽再过五六年会全部消失，就连沼地也会绝迹；卡卢加省却不同，保护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往往一连几十俄里，珍贵的黑琴鸡还没有绝迹，还有温顺的沙锥鸟，有时忙忙碌碌的山鹑会扑啦一声飞起来，叫猎人和狗

---

<sup>①</sup>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7年第1期，同时带有副标题“摘自《猎人笔记》”。作品发表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这给准备放弃文学事业的屠格涅夫以巨大的鼓舞。

又高兴又吓一跳。

有一次我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到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鲁德金，就结识了这个酷爱打猎、因而也是极好的人。不错，他也有一些缺点，比如，他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过婚，遭到拒绝而且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带着悲伤的心情向朋友和熟人到处诉说自己的痛苦，一面照旧拿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做礼物送给姑娘的父母；他喜欢翻来覆去讲同一个笑话，尽管波鲁德金先生认为那笑话很有意思，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笑过；他赞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宾娜》<sup>①</sup>；他口吃，管自己的一条狗叫“天文学家”；说话有时带点儿土腔；在家里推行法国膳食方式。据厨子理解，这种膳食的秘诀就在于完全改变每种食品的天然味道，肉经过他的高手会有鱼的味道，鱼会有蘑菇味道，通心粉会有火药味道。可是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者梯形，决不放进汤里去。然而，除了这少数无关紧要的缺点，如上所说，波鲁德金先生是个极好的人。

我和他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去过夜。

“到我家有五六俄里，”他说，“步行去不算近；咱们还是先上霍尔家去吧。”（读者谅必允许我不描述他的口吃。）

“霍尔是什么人？”

“是我的佃户……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便朝霍尔家走去。在树林中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林中空地上，是霍尔家的独家宅院。宅院里有好几座松木房屋，彼此之间有栅栏相连；主房前面有一座长长的、用细细的木柱撑起的敞棚。我们走了进去。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儿，长相很漂亮。

“噢，菲佳！霍尔在家吗？”波鲁德金先生向他问道。

“不在家，霍尔进城去了，”小伙子回答，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您要车吗？”

---

<sup>①</sup> 阿基姆·纳希莫夫（1782—1814年）：俄国19世纪初诗人、寓言作家；《宾娜》是马尔科夫的作品，被别林斯基斥为“呓语”。

“是的，伙计，要一辆车。还要给我们弄点儿克瓦斯来。”

我们走进屋子。洁净的松木墙上，连一张常见的版画都没有贴；在屋角里，在装了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一张椴木桌子，不久前才擦洗得干干净净；松木缝里和窗框上没有机灵的普鲁士甲虫在奔跑，也没有隐藏着沉着老练的蟑螂。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来了，用老大的白杯子端着上好的克瓦斯，还用小木盆端来一大块白面包和十来条腌黄瓜。他把这些吃食儿放到桌子上，就靠在门上，微笑着，打量起我们。我们还没有吃完这顿小点，就有一辆大车轧轧地来到台阶前。我们走出门来，一个头发鬈曲、面色红润的十四五岁男孩子坐在赶车的位子上，正在吃力地勒着一匹肥壮的花斑马。大车周围，站着五六个大个头男孩子，彼此十分相像，也很像菲佳。“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鲁德金说。“都是小霍尔。”已经跟着我们来到台阶上的菲佳接话说，“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尔上城里去了……小心点儿，瓦夏，”他转身对赶车的孩子说，“赶快点儿，把老爷送回去。不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要小心，慢点儿，不然，会把车子颠坏，老爷肚子也受不住！”其余的小霍尔们听到菲佳的俏皮话，都嘿地笑了。波鲁德金先生庄重地喊了一声：“把‘天文学家’放上车！”菲佳高高兴兴地举起不自然地笑着的狗，放进大车里。瓦夏放开马缰，我们的车子朝前驰去。波鲁德金先生忽然指着一座矮矮的小房子，对我说：“那是我的办事房。想去看看吗？”“好吧。”他一面从车上往下爬，一面说：“这会儿已经不在这儿办事了，不过还是值得看看。”这办事房共有两间空屋子。看守房子的独眼老头儿从后院跑了来。“你好，米尼奇，”波鲁德金先生说，“弄点儿水来！”独眼老头儿转身走进去，一会儿带着一瓶水和两个杯子走了回来。“请尝尝吧，”波鲁德金对我说，“这是我这儿的好水，是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着躬。“好，现在咱们可以走啦，”我的新朋友说，“在这儿，我卖了四俄亩树林给商人阿里鲁耶夫，卖的好价钱。”我们上了马车，半个钟头之后，就进了主人家的院子。

“请问，”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波鲁德金问道，“为什么您那个霍

尔单独居住，不跟其他一些佃农在一块儿？”

“那是因为他是个精明的庄稼汉。大约在二十五年前，他的房子叫火烧了；他就跑来找我的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允许我搬到您家林子里沼地上去吧。我交租钱，很高的租钱。’‘可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去？’‘我要这样；不过，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什么活儿也别派给我，您就酌情规定租金吧。’‘一年交五十卢布吧！’‘好的。’‘你要当心，我可是个不准拖欠！’‘知道，不拖欠……’这么着，他就住在沼地上住了下来。打那时起，人家就叫他霍尔<sup>①</sup>了。”

“怎么样，他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现在他给我交一百卢布的租金，也许我还要加租。我已经不止一次对他说过：‘你赎身吧，霍尔，嗯，赎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却总是说不行，说是没有钱……哼，才不是这么回事儿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茶以后，马上又出发去打猎。从村子里经过的时候，波鲁德金先生吩咐赶车的在一座矮小的房子前面停了车，大声呼唤道：“卡里内奇！”院子里有人答应：“来啦，老爷，来啦，我系好鞋子就来。”我们的车子慢慢前进，来到村外，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赶上了我们。这人高高的个头儿，瘦瘦的，小小的脑袋瓜朝后仰着。这就是卡里内奇。我一看到他那张黑黑的、有些碎麻子的和善的脸，就很喜欢。卡里内奇（正如我后来听说的）每天都跟着东家外出打猎，给东家背猎袋，有时还背猎枪，侦察哪儿有野物，取水，采草莓，搭帐篷，找车子。没有他，波鲁德金先生寸步难行。卡里内奇是个性情顶愉快、顶温和的人，常常不住声地小声唱歌儿，无忧无虑地四处张望，说话带点儿鼻音，微笑时眯起他的淡蓝色眼睛，还不住地用手捋他那稀稀拉拉的尖下巴胡。他走路不快，但是步子跨得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又长又细的棍子。这一天他不止一次同我搭话，伺候我时毫无卑躬屈膝之态，但是照料东家却像照料小孩子一样。当中午的酷暑迫使我们找地方躲避的时候，他把我们领进了树林深处，来到他的养蜂场上。卡里内奇给我们打

① 霍尔是音译，本意是“黄鼠狼”。

开一间小屋，里面挂满一束束清香四溢的干草，他让我们躺在新鲜干草上，自己却把一样带网眼的袋状东西套到头上，拿了刀子、罐子和一块烧过的木头，到养蜂场去给我们割蜜。我们喝过和了泉水的温乎乎的、透明的蜂蜜，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一阵轻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里内奇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小刀挖木勺。他的脸色柔和而又开朗，就像傍晚的天空，我对着他的脸欣赏了老半天。波鲁德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身。跑了很多路，又酣睡过一阵子之后，一动不动地在干草上躺一躺，是很惬意的。这时候浑身松松的，懒懒的，热气轻轻拂面，一种甜美的倦意叫人睁不开眼睛。终于我们起了身，又去转悠，直到太阳落山。吃晚饭的时候，我谈起霍尔，又谈起卡里内奇。“卡里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人，”波鲁德金先生对我说，“是个又勤奋又热心的人；干活儿稳稳当当，可是却干不成活儿，因为我老是拖着。天天都陪我打猎……还干什么活儿呀，您说说看。”我说，是的；我们就躺下睡了。

次日，波鲁德金因为和邻居比丘科夫打官司，上城里去了。邻居比丘科夫耕了他的地，而且在耕地上打了他的一名农妇。我便一个人出去打猎，快到黄昏时候，我顺路来到霍尔家。我在房门口遇到一个老头儿，秃头顶，小个头儿，宽肩膀，结实健壮，这就是霍尔了。我带着好奇心把这个霍尔打量了一下。他的脸型很像苏格拉底：额头也是高高的，疙疙瘩瘩的，眼睛也是小小的，鼻子也是翘翘的。我们一同走进房里。还是那个菲佳给我端来牛奶和黑面包。霍尔坐在长凳上，泰然自若地捋着他那卷卷的下巴胡，跟我聊起来。他大概觉得自己是有分量的，说话和动作都是慢腾腾的，有时那长长的上嘴胡底下还露出微笑。

我和他谈种地，谈收成，谈农家生活……不论我说什么，他似乎都赞成；只是到后来我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的不对头……这情形有点儿奇怪。霍尔说话有时令人费解，大概是因为谨慎……下面是我们谈话的一例：

“我问你，霍尔，”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东家赎身呀？”

“我为什么要赎身？眼下我跟东家处得很好，我也交得起租……我

的东家是个好东家。”

“不过，有了自由，总归好一些。”我说。

霍尔斜看我一眼。

“那当然。”他说。

“那么，你究竟为什么不赎身？”

霍尔摇了摇头。

“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呀？”

“哼，算啦，你这老头儿……”

“霍尔要是成了自由人，”他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凡是不留胡子的人<sup>①</sup>，都要来管霍尔了。”

“那你也把胡子刮掉嘛。”

“胡子算什么？胡子是草，要割就割。”

“那你怎么不割呢？”

“噢，也许，霍尔要成商人呢；商人日子过得好，商人也留胡子嘛。”

“怎么，你不是也在做生意吗？”我问他道。

“做点儿小买卖，贩卖一点儿奶油和焦油……怎么样，老爷，要套车吗？”

我在心里说：“你说话好谨慎，你这人真机灵。”

但我说出声的话是：“不用，我不要车，我明天要在你家周围转一转，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你家干草棚里过夜。”

“我欢迎。不过，你在干草棚里舒服吗？我叫娘儿们给你铺上褥单，放好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喊道，“娘儿们，到这儿来！……菲佳，你带老爷去吧。娘儿们都是些蠢东西。”

过了一刻钟，菲佳提着灯把我领到干草棚里。我扑倒在芳香的干草上，狗蜷卧在我的脚下；菲佳向我道过晚安，门吱扭响了一声，就关上了。我很久不能入睡。一头母牛走到门口，哼哧哼哧地呼了几口气，狗神气十足地朝母牛吠叫起来；一头猪从门外走过，若有所思地哼哼着；附近什么地

<sup>①</sup> 指各级官吏。尼古拉一世时代，严禁官吏蓄须。

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还不住地打响鼻……到后来，我终于睡着了。

黎明时候，菲佳叫醒了我。我很喜欢这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而且我也多少有些看出来，老霍尔也特别喜欢这个儿子。这爷儿俩常常很亲热地彼此开点儿玩笑。老头儿出来迎住我。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里歇了一夜，还是别的什么缘故，霍尔今天对待我比昨天亲热多了。

“茶已经烧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咱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旁坐了下來。一个健壮的娘儿们，是他的一个儿媳妇，端来一钵子牛奶。他所有的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家儿子一个个都这样高大！”我对老头子说。

“是啊，”他一面咬着小小的糖块，一面说，“对我和我的老婆子，似乎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都跟你一起住吗？”

“都在一起。都愿意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吧。”

“都娶亲了吗？”

“就这个滑头鬼还没有娶亲，”他指着依然靠在门上的菲佳，回答说，“再就是瓦夏，他还小，还可以等几年。”

“我干吗要娶亲？”菲佳反驳说，“我就这样才好。要老婆干什么？要老婆吵架解闷儿，还是怎的？”

“哼，你呀……我才知道你的心思哩！你是风流哥儿……只想天天跟丫头们鬼混……‘不要脸的，讨厌！’”老头子模仿丫头们的口气说，“我才知道你的心思哩，你这个图自在的鬼东西！”

“讨老婆有什么用处？”

“老婆是个好长工，”霍尔很严肃地说，“老婆是伺候男人的。”

“我要长工干什么？”

“这不是，就图自个儿快活自在。我就知道你这鬼东西的心思。”

“好，要是这样，你就给我娶亲吧。嗯？怎么啦！你怎么不说话呀？”

“哼，算啦，算啦，你这调皮鬼。瞧，咱们也不怕吵得老爷心烦。我会给你娶亲的，放心吧……噢，老爷，别见怪，孩子还小，不懂事。”



菲佳摇了摇头……

“霍尔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里内奇走进房来，手里拿着一束草莓，这是他采来送给他的好友霍尔的。老头子亲亲热热地把他迎住。我惊讶地看了卡里内奇一眼：说实话，我没想到一个庄稼人会有这种“温情”。

这一天我出门打猎比平常晚三四个钟头。随后三天我也都是在霍尔家过的。两位新相识使我很感兴趣。不知道是我哪一点博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跟我谈话毫不拘束。我很愉快地听他们谈话，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彼此一点都不像。霍尔是个认真、务实的人，有经营管理头脑，是个纯理性主义者；卡里内奇则相反，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属于热心肠、好幻想的一类人。霍尔讲求实际，所以他造房子，攒钱，跟东家和其他有权有势的人搞好关系；卡里内奇穿的是树皮鞋，日子过得勉强勉强。霍尔有一家人，一家人和和睦睦，全都听他的；卡里内奇曾经有过老婆，他很怕老婆，一个孩子也没有。霍尔看透了波鲁德金先生的为人；卡里内奇非常崇敬自己的东家。霍尔很喜欢卡里内奇，常常袒护他；卡里内奇也很喜欢霍尔，十分尊重他。霍尔很少说话，不时笑一笑，有什么看法放在心里；卡里内奇很喜欢说话，虽然不像能说会道的人那样花言巧语……然而卡里内奇有不少特长，就连霍尔也是承认的，比如：他会念咒止血，能治惊风和狂犬病，能驱蛔虫；他会养蜂，他的手气好。霍尔当着我的面请他把新买的一匹马牵进马棚，卡里内奇带着又认真又笃定的神气把马牵了进去；霍尔不见到事实，总是不肯轻易相信的。卡里内奇更接近自然，霍尔更接近人和社会；卡里内奇不喜欢深思熟虑，对一切都盲目相信；霍尔自视甚高，以至于常常用嘲弄的目光看待人世。他见多识广，我跟他学到不少见识。比如，我从他的叙述中得知，每年夏天，割草季节快到的时候，就会有一辆式样特别的小四轮车来到各个村子里。车上坐一个穿长衣的人，来卖大镰刀。如果用现钱，他要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纸币；如果赊账，他要三卢布纸币至一个银卢布。不用说，所有的庄稼人都是赊账。过两三个星期，他再来收钱。庄稼人刚刚收完燕麦，有钱清账了。庄稼人跟买卖人一起